前情提要：孙悟空转世成的飞龙郡主，因杀生害命，被天庭追缉。正危急间，被羽士艾真真所救。两人陷身于神将法宝之中，有身死魂销之危，不免暗生情愫。正当此时，奇变陡生……. p8 m: c3 c% J4 ^$ e\* |& v  
2 N3 T/ L/ Q5 Z, O  
  
****第二十回 霞光腾玉柱 贝阙获奇珍**  n\* k% Y\* Y3 @8 \_2 \7 W7 o **贞水换灵胎 神奴依女主****  
  
且说飞龙二人正在忘形得趣，眼看少时便要精枯髓竭，反火烧元，形神一齐消化。猛见一团紫气，引着九朵银花，飞舞而下。接着飞龙便觉有人在当头击了一掌，一团冷气直透心脾，由上而下，恰似当头泼下万斛寒泉，透骨一凉，顿时心地光明。只是身子悬空，虚飘飘的，四面都是奇黑。这才想起适才障壁破去，定是中了敌人法术暗算，心里一急，还想以死相拼。待将起身，耳旁忽听有人低语道：“你已经脱险，还不整好衣履，到了地头出去见人！”语音甚熟。 ' f. V$ e% V4 R\* o8 E  M3 |$ ?/ t  
  
一句话将飞龙提醒，猛忆前事，好不内愧。暗中摸索，刚将衣衫整好，倏地眼前一 亮，落在当地。面前站定一人，正是梦里见的道姑。知已被救，连忙翻身拜倒，叩谢救命之恩。因知适才好合，不免羞愧，现于容色。7 w! v6 I; c7 o4 C  
  
道姑微笑道：“我奉师父之名，特来将郡主从离合神卦救出。眼下郡主魔劫将完，实在可喜。”  
  
飞龙拜谢起来，便寻艾真真的踪迹，一寻之下，却见艾真真卧在一旁寂然无声。飞龙伸手一探，见艾真真毫无鼻息，周身冰凉，不由得悲恸起来。5 [9 c" H- ]  N  
  
道姑忙为飞龙拭去泪珠，道：“不需忧虑，且听师父吩咐，艾师弟性命可保也。”飞龙疾忙询问缘故。2 O0 Q' N3 L/ b/ A  
  
道姑道：“师父已料定艾师弟有十日劫难，嘱托我告诉郡主，你那故居乱石山碧波谭亦是个洞天福地，近年常见后宫金庭中心玉柱时生五彩祥光。玉柱之中，难免不藏有奇珍异宝。机缘来时，唯有郡主能取到手。艾师弟元气虽伤残殆尽，得了异宝灵药，仍有回生之望。郡主可速速回宫！”  
  
飞龙听了，忙忙辞了道姑，带着艾真真躯体，驾起云头，不需半日，便已到了碧波谭龙宫，望见残垣断壁，触景伤情，不免又痛哭了一场。- `6 L1 \2 C8 M/ D% s  k: s; W8 \_  
  
飞龙刚一走近金庭，忽见庭内彩雾蒸腾，一片光霞，灿如云锦，照耀全庭，与往日形状有异，不禁心中一动。跑将进去一看，当中一根最大的玉柱上光焰潋滟，不时有 万千火星，似正月里的花炮一般喷起。猜是宝物快要出世，连忙将身跪倒，叩头默祝不已。跪有几个时辰过去，柱间雷声殷殷，响了一阵，光霞忽然敛尽，连往日所见都无。  
  
飞龙正在惊疑之间，猛地一声爆音过处，那当中的玉柱冒起千万点繁星，金芒如雨，洒落全庭。接着玉柱上又射出一片彩霞。定睛一看，大可合抱的玉柱齐中心裂开一个孔洞，里面分着三层；上层是一件奇形兵器，却是一把玉石火钳；中层是一个透明的水晶匣子，又有两个玉匣；下层是一大一小两个珊瑚根雕成的葫芦，不知中藏何物。& o; A6 `" T1 h6 o  P: v  
  
这些宝物都是精光闪耀，幻彩腾辉。飞龙知道宝物业已出现，惊喜欲狂。恐玉柱开而复合，重又隐去，匆促问也不暇细看，急忙先取了出来，运往前面。  
  
飞龙先细看玉火钳，一看便爱。这玉火钳左右异色，一青一白，发出长约丈许的光华，格外显得珍奇。飞龙摩挲许久，爱不释手，便取来佩在身旁。再看别的宝物，件件光华灿烂，令人爱不忍释，只是多半不知名称用处。那珊瑚葫芦，小的一个虽也是珊瑚所制，却是质地透明，有盖可以开启，看出藏的是丹药。大的那一个，虽一样是珊瑚根所制，却是其红如火，通体浑成，没有一丝孔隙。拿在耳边一摇，又有水声，不知怎样开法。那透明晶匣里面，盛着两册书，金签玉笈，朱文古篆，是一细长方整的水晶，看得见里面，拿不出来。  
, N- U6 w. a' h  
飞龙苦思冥想了半日，毫无办法，见那盛书的晶匣光彩腾耀，看着奇怪，又舍不得用玉火钳将晶匣斫破。又想了想，没有主意，无心中绕向后园，一个人坐在故居旧址前出神，想起此前父母被害情形，假使此日父母仍然睦在，同住在这种洞天福地，仙书异宝又到了手，全家一同参修，岂非完美？如今艾真真仍昏迷不醒，自己得了许多宝物不知用处。机缘遇合，更不知应在何日？越想心里越烦，不知不觉中，竟沉沉睡去。  
\* r\* @& h/ ]6 f( m) ]  n  
睡梦中似见万圣宫主走来唤道：“女儿，门外有人等你。你再不出去将他救了进来，大事去矣！”: P( Z3 L8 y2 s/ L; H. B% A  
  
飞龙见了母亲，悲喜交集，往前一扑，被宫主一掌打跌在地。醒来却是一梦。心想：“母亲死去已久，平日那等想念，俱无梦兆，适才的梦来得古怪。连日贪玩宝物，也未往宫外去采海藻，何不出去看看？如果梦有灵验，遇上仙缘，岂非大妙？”想到这里，便往宫外跑。  
  
飞龙从人间回来时，忘了多带几件衣服，恐被水浸泡坏了，没有换的。好在海底不怕遇见生人，为珍惜那身衣服，总是将它脱了，方始由海眼里泅了上去。这次因为得了梦兆，走得太忙，走过宫门外避水牌坊，方才想起要脱衣服时，身子已穿进水中。反正浑身湿透，又恐外面真个有人相候，便不再脱，连衣泅升上去。钻出海眼 一看，海底白沙如雪，翠带摇曳，静影参差，亭亭一碧，只有惯见的海底怪鱼珍介之类，在海藻中盘旋往来，哪里有什人影？正好笑梦难作准，白忙了一阵，反将这一身绝无仅有的衣履打湿。随手拔出身后玉火钳，打算挑那肥大的海藻采些回宫享受。钳才出匣，便见一道长虹也似的光华随手而起，光到处，海藻纷纷断落。只吓得水中鱼介纷纷惊逃，略挨着一点，便即身裂血流，死在海底。  
! U8 G9 m\* S$ Q8 C\* M  
飞龙先时只觉此钳光霞闪耀，虹飞电掣，异常美观，却不想这钳厉害到这般地步，生物遇上，立地身死。不愿误伤无辜鱼介，见钳上一绕之间，海藻已经断落不少，正想将钳还匣，到海藻丛中拾取，猛觉头上的水往下一压。抬头一看，一件形如羊脂的瓶子，已经当头打下，离顶只有尺许。忙将身往侧一偏，无心中举起玉火钳往上一撩，光芒闪处，恰好将那瓶子齐颈斩断，落在地上。低头一看，瓶口内忽然冒出一溜红光，光敛处，现出一个银发银须，大头短项，凹目阔口，矮短短浑身漆黑的怪人，跪在飞龙前面，不住叩头，眼光望着上面，浑身抖战，好似十分害怕神气。  
  
飞龙有了梦中先人之言，只有心喜，并没把他当怪物看待。因水中不便说话，给怪人打了个手势，往海眼中钻了下去。怪人一见有地可藏，立时脸上转惊为喜，回身拾了那来时存身的瓶子，连同碎片一齐拿了，随了飞龙便走。过了避水牌坊，又回身伏地，听了一听，才行走向飞龙身前，翻身跪倒，重又叩头不止。飞龙这时方想起他生相奇怪，行踪诡秘，有了戒心。先不带他入宫，一手按钳，喝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人是怪？从实招来，兔我动手！” 0 \_4 S4 B\* [+ ?  
# X: o: Y; W' Y0 Q( A( R2 N  
怪人一闻此言，抬头仔细向飞龙望了一望，然后说道：“恩人休怕。我乃南明礁玉晨奴，得天地氤氲之气而生。一出世来，便遭大难。幸我天生异禀，长于趋避，修炼已历数百余年，迭经异人传授，能测阴阳万类之妙。只因生来的体质，无处求那天一贞水，融会乾坤，不免多伤生物，为造物所忌。日前闲游海岸，遇上太上老君门下，斗法三日，被他用羊脂玉净瓶禁制，打算将我葬入海眼之中，由净瓶中所储罡煞之气，将我形骸消化。 不想遇见恩人，斩破净瓶，破了禁制，得脱活命。情愿归顺恩人门下，作一奴仆，永世无二。不知恩人意下如何？”  o% K' |  n: I" p  
; t7 x0 c$ O' P5 s6 o  
飞龙不知如何答对，正在筹思，那怪人又道：“我虽生来好斗，却有良心。何况恩人于我有救命之恩？小奴一双火眼，善能识宝。不但宫中宝气霞光已经外露，就是恩人随身所带，连这两口宝剑，哪一样不是异宝奇珍？ 实不瞒恩人说，以小奴此时本领，休说甘与恩人为奴，便是十洲三岛散仙也非我主。小奴对恩人，只是报答恩情，忠心勤谨罢了。”  
- C' l. ?6 L, R+ ]" O. a( N  
飞龙见他语态真诚，不似诡诈，又因适才梦兆先人之见，当时便答应了他。因听他说善能识宝，更合心意，正欲将宝物一件一件取出，命他辨别用法。 当下先取出丹药，又问解救艾真真之策。4 i' C; L" ^\* d/ q- T# D, b1 I% n  
4 |2 F, `0 W' S  
玉晨奴道：“这小生受法宝压伤太重，五官百骸无法运转。虽有知觉，但言语不得，行动不能，所受苦痛，比死去还要厉害。小奴既已情愿救他，不消三日便可复原。请主人先将金庭玉柱灵丹取一十三粒，用宫后仙池玉泉融化，给他全身敷上，暂时先止了痛。小奴自去采取千年续断和红心补碎花来，与他调治便了。”  
- z' C, ]! }1 a' }8 q  
飞龙因两种灵药俱未听见玉晨奴说过，以为他要出宫采取，便问道：“你的对头或许尚要寻你，此去有无妨碍？可要将宫中法宝带两件去，作防身御敌之用？” 9 b/ d$ N7 s7 T0 \# F  
' R: \_. ^' @\* s) q7 q" j6 F  
玉晨奴笑道：“小奴此时出宫，天胆也是不敢。主人哪里知道，这两种灵药全都在我们这龙宫后苑之内，其余灵药尚多。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细，却闻见后苑异香，方才晓得。这千年续断与红心补碎花，皆是天上瑶池仙药，地上本不该有。不曾想这里独一出产，别处无有。这两种灵药，一有接筋续骨之功，一有补残生肌之妙，再加用了若干地阙灵丹，岂有不能回生之理？”  
  
飞龙喜道：“我以前仅觉后苑那种奇异花卉 终年常开，可供观赏，不想竟有这般妙用。此前母亲从王母处盗得九叶灵芝草养在宫内，或许灵药便是得了九叶灵芝仙气滋生的？”  
  
玉晨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大体不差。”4 v7 F- `1 Z& X  
  
飞龙又问道：“你说那红心补碎花，我一听名儿，便晓得那生着厚大碧叶，花形如心，大似盈钵，一茎并开的小红花。续断 名儿古怪，可是那墨叶长梗的矮树？”2 |' z, }7 V9 I  U! W  
  
玉晨奴道：“那却非续断，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树，出产甚少，只有一株。这两种灵药取法用法俱都不同，少时取来，一见便知。 此时救人，以速为妙。”说罢，二人分手。  
. z) T6 \\* V' o' k! Q\* X, w! j  r$ S  
飞龙便照玉晨奴所说，先取玉泉化了灵丹，与艾真真敷匀全身。一摸胸前，果然温暖起来；拨开眼皮一看，眼珠灵活，哪似已死之人。只是通体柔若无骨，软瘫在床，知道全身大半为法宝之玄力压碎，不知身受多少苦痛，好生代他难过。敷完灵丹，玉晨奴早采了药来，在外相候。飞龙将他唤了进来，问明用法。先将周身骨节合缝之处，用续断捣碎成浆涂了，再取红心补碎花照样捣碎，取出丹汁，由玉晨奴帮同给他全身擦遍。  
  
未满三日，艾真真五官百骸早已有了知觉，能与飞龙眨眼示意，性命无碍，却依旧不能说话行动。玉晨奴道他受伤太重，需闭关玄修三月，方才能复原如初。飞龙遂选了个僻静石洞，将艾真真送入内静养，每日均去探视不提。  
, R; S! W; a) g  y9 ^3 n+ G  
飞龙业已看出玉晨奴心地忠诚，委实无他，便也不再避忌，取出当中玉柱所藏的水晶宝匣。玉晨奴断定那是一部仙篆，非用他本身黄赤合气之火化炼七七四十九个时辰，不能取出。除此之外，任何宝物皆不能破。3 U5 ^# n\* a+ Q  
, b7 c\* [7 d5 `) \_( `  
飞龙因许久无法开取，闻言不信，试用手中玉火钳， 由轻而重，连斫了几十下，光芒过处，只斫得匣上霞焰飞扬，休想损伤分毫，只得将匣交他去炼。 : @7 @/ K1 x  p  
  
玉晨奴领命，便抱了晶匣，坐在避水牌坊下面，打起坐来。一会胸前火发，与匣上彩光融成一片，烧将起来。飞龙连日出看，俱无动静。直到四十九个时辰上，玉晨奴胸前火光大盛，匣上彩光顿减，忽听一阵龙吟虎啸之声起自匣内，琤的一声，一道匹练般的彩光冲霄而起。玉晨奴也跟着狂啸一声，纵身便捉，一道彩光已是化虹飞走，另一道彩光被捉住，落下地来，晃眼不见。飞龙赶过去一看，乃是上下两函薄薄的两本书册。  
# ~" K8 m, f$ Q# d3 K  
玉晨奴微一翻阅，欢喜得直蹦。随又连声可惜道：“这是《化乐金章》，可惜头一函《紫府秘笈》被它化虹飞走。想是我主仆命中只该如此。”  
  
飞龙忙问究竟。玉晨奴道： “这神篆共分两部，第一部已经飞走。幸亏小奴手快，将这第二部《化乐金章》抓住。此书非同小可！里面细开着一百零八样变化之法，三十六大变，应着天罡之数，七十二小变，应着地煞之数，端的有移天换斗之奇方，役鬼驱神的妙用。此书一得，不但我主仆不惧那三灾利害，宫中异宝的名称用法以及主人穿的仙衣云裳，俱在宫中何处存放，也逐个注明。便是小奴数百年来朝夕盼望，求之不得的天一贞水，也在其内。岂非天赐奇缘么？” % j" p' Z8 O, ^: z9 q6 g3 t  
  
飞龙闻言，自然越发心喜，问明了神篆上所指示的各种法宝名称及用法之后，径领他同入宫内，前去辨别。 原来这金庭当中，玉柱之内珊瑚葫芦内所盛，便是天一贞水。  
  
飞龙同玉晨奴先认明了各样宝物，首先照神篆所注藏衣之处，将旁柱所藏的两玉匣用神篆所载符咒，如法施为。打开一看，果然是大小二十六件云裳霞据，件件细如蝉翼，光彩射目，雾毅冰纨，天衣无缝；不由心花怒放，忙唤玉晨奴避开，脱去湿衣，穿将起来。1 S: g5 f2 v  d; G0 v8 \( d. D  
  
穿完，玉晨奴走进，跪请道：“小奴修炼多年，对于金章奥妙，除第三乘真诀须主人到时自行参悟外，余者大半俱能辨解，不消十日，便可一一炼成。至于各种异宝，箓上也载有符咒用法，短时间内亦可学会。只可惜上乘武术不曾载在神箓之内，暂时只能照小奴所传旁门真诀修炼，是一憾事。小奴托主人福庇，对于成道有了指望，一切俱愿效指点微劳。但求第七十日上，将那珊瑚葫芦中的天一贞水赐与小奴一半，就感恩不尽了。”  
3 m; \_& U  A: j3 i. Q  
飞龙此时对于玉晨奴已是信赖至极，当时便行答应。便问他：“既须此水，何不此时就将葫芦打开取去？”  
  
玉晨奴道：“谈何容易。此水乃纯阴之精，不到阴力炽盛之夜，取出来也无用处。既承主人恩赐，到时切莫吝惜，就是戴天大德了。”  
$ U' t' b, F# V4 p  D  
飞龙道：“我虽得了如许奇珍至宝，如不仗你相助，岂能有此奇缘？纵然分你几件，也所心愿。岂有分你一点仙水助你成道，到时会吝啬之理？如非你那日再三自屈为奴，依我意思，还要当你师友一般看待的呢。”  
4 L  ~8 j5 x) U; g# o\* d% N. @  
玉晨奴闻言，重又跪谢了一番。  
  
从此飞龙便由玉晨奴讲解那部《地阙金章》，传授武功。飞龙禀赋聪明，未满七十日，已将那一百零八样变法练得精熟，自觉功力已胜过往昔，对玉晨奴甚为感激，听说他服了贞水便可换形，实在欣喜。, `1 O  p" ]" g/ R) U2 q  
# J\* ~9 n  X$ T& B) g5 N  
待到七十日将至，玉晨奴道：“服水那一天，须要一人在旁照应，七日七夜不能离开一步。小奴服后赤身露体，有许多丑态，主人怎能相助？主人另寻一个人来才好。 ”: ?- j; b\* M( W' C\* I  
  r7 @, {8 J2 F; R- k3 ]& j# R  
飞龙慨然道：“助人成道，莫大功德。何况你与我多日同患难？你是自甘为奴，论道行在我之上。论此良机千年难遇，毕生成败在此一举，我怎能袖手不管？怎能交予他人？我们现时都是修道人，避甚男女形迹？以你功劳而论，便是我为你受点罪，吃点亏，也是应该，何况未必。”. e8 H6 s\* b+ T' t1 f8 X. a  
  
玉晨奴不由喜出望外，走上前去，朝飞龙跪下道：“郡主对小奴恩同覆载，小奴真是粉身难报了。”8 ~6 `\* k# Z8 @  [1 B! h, I: g  
$ W, M0 q  a\* F, K4 S$ s  
待到时辰，飞龙便将贞水三滴与玉晨奴服了，又取一十三滴点那全身要穴，将他扶到后宫一个亭子旁，又设法作出障壁。2 K$ [4 S; K1 P6 V( g; K  
' w$ {" H3 a2 k" R% N- @  
那贞水原是至宝，一到身上，立即化开，敷遍全身。玉晨奴猛觉通体生凉，骨节全都酥融，知道顷刻之间便要化形解体，忙随飞龙入亭。亭中已早备下应用床榻，玉晨奴坐向珊瑚榻上，满心感激飞龙将护之德，想说两句称谢的话，谁知牙齿颤动，遍体寒噤，休想出声。眼看亭外红云涌起，亭已封锁，内外隔绝。同时心里一迷糊，不多一会便失知觉。飞龙见状，连忙将他扶卧榻上，去了衣履，自己便在对面榻上守护。  
) [3 \_" O  ~- Y9 q8 J6 W6 j4 R  
一连两日，玉晨奴俱如死去一般，并无别的动静。第三日上，飞龙暗想：“玉晨奴平日人极忠厚， 只是形态声音那般丑恶。这解体化形以后，不知是什样儿？”正在无聊盘算，忽觉榻上微有声息。近前一看，玉晨奴那一副又黑又紫，长着茸茸银毛的肉体，有的地方似在动弹，以为日期已到，快要醒转。无心中用手一触，一大片紫黑色的肉块竟然落了下来。  
' e/ k9 U' Q/ S: P1 m- [2 r  
飞龙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肉落处，现出一段雪也似白的粉嫩手臂。再试用手一点别的所在，也是如此。这才恍然大悟，玉晨奴外壳腐去，形态业已换过。知将清醒，忙用双手向他周身去揭，果然大小肉块随手而起。一会工夫，全身一齐揭遍。地下腐肉成了一大堆，只剩头皮没有揭动，猜是还未化完，只得住手。暗想：“这般白嫩得如女人相似的一个好身子，要是头面不改，岂不可惜？”  
  
飞龙正在好笑，忽听玉晨奴鼻间似有嗡嗡之声，仿佛透气不出。人中间隐现出一根红线，渐久渐显。猛地心中一动，试用手一撕，哗的一声，从人中自鼻端以上直达头脑全都裂开，肉厚约有寸许。心中大喜，手捏两面皮往左右一分，竟是连头连耳带着脑后银发，顺顺当当地揭了下来。最后才揭向口边，往上微微使力一起，一张似分还合的人面皮便揭了下来。同时眼前一亮，榻上卧的哪里是平日所见形如丑鬼的玉晨奴，竟变了一个玉面朱唇的美少年。正在惊奇，榻上人的一双凤目倏地睁开，双瞳剪水，黑白分明，衬着两道漆也似的剑眉斜飞入鬓，越显英姿飒爽，光彩照人。; N; s- t$ u- K4 G. s1 D, z9 x  
  
飞龙呆了一会，只见玉晨奴口吻略动，似要说话，又气力不支神气。飞龙问道：“你要坐起么？”玉晨奴用目示意。飞龙便过去扶他坐起，玉肌着手，滑如凝脂，鼻间隐闻一股子温香气息。又见他仿佛大病初回，体惫不支神气，不由添了怜惜之念。及至将他扶了坐起。背后皮壳业已自行脱落，粉光致致，皓体呈辉，真是明珠美玉，不足方其朗润。这时玉晨奴脱形解体之后，除身高未减外，余者通身上下俱已换了形质，只是起坐须人，暂时还不能言笑罢了。 0 Z) ~3 h2 g1 t: L3 ?  
  
飞龙先笑朝他称贺道：“你如今已是换形解体，变了一身仙骨。再有四天静养，便即大功告成了。”玉晨奴将头点了点，不住用目示意，看向两腿。  
  
飞龙猜他是要打坐入定，运用玄功，便代他将双膝盘好。起初忙着代他揭去外皮，一见变得那般美好，虽然出乎意外，因为一心关注他的成败安危，还不觉得怎样，仅止赞美惊奇而已。及至扶他安然坐起，玉肤相亲，香泽微闻，心情于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些异样。再给他一盘腿，猛一眼望到对方龙穴之下垂着一根玉茎，丹菌低垂，乌丝疏秀，微微有两根青筋，从白里透红的玉肉之中隐现出来，更显出丰润修直，色彩鲜明。不禁心中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立时红生玉靥，害起羞来。忙把玉晨奴适才所脱的衣服取过，因为变体以后，衣服显得肥大，再加元气未复，不便穿着，只得先将他腹部上下围掩。再看人时，已在榻上紧闭双目，入定过去。 3 a9 p# c' ?/ u& E+ @7 b\* S  
  
飞龙才退回自己榻前坐好，好生无聊。知道玉晨奴初次回醒，这一打坐，须等真元运行新体，满了十二周天，到当夜子时，天地交泰之际，才能言动自如，暂时还不需人照料扶持。闲着无事，便也用起功来。坐了一会，不知怎的，觉出心神烦乱，再也收摄不住。两三个时辰过去，正在勉强凝神定虑，猛想起：玉晨奴入定已经好久，他现时举动须人相助，不知还原了没有？今日心绪偏又这般乱法。2 S% [$ N/ O3 d9 m$ t0 l6 d  
8 T: n! Q/ d+ G# \_' ?  
想到这里，睁眼一看，玉晨奴依然端坐在对面珊瑚榻上，鼻孔里有两条白气，似银蛇一般，只管伸缩不定。知他玄功运行已透十二重关，再不多时，便可完成道基。正暗赞他根行深厚，猛觉一阵阴风袭入亭内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知道这亭业经自己行法封锁， 无论水火声光都难侵入。那阵阴风明明自外而入，说不定要生什么变故。一面施展防身法术，仔细四下观察时，什么迹兆都无。再看榻上玉晨奴，依旧好端端地坐在那里，一丝未曾转动。只是鼻孔间两道白气吞吐不休，其势愈疾。  
  
飞龙哪知危机业已潜伏，还以为他功候转深，不久便能下榻，言动如常。又待了一会，才看出玉晨奴浑身汗出如浆，热气蒸腾，满脸俱是痛苦愁惧之容，神态甚是不妙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暗忖：“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，虽说这次刚刚解体换骨，真元未固，那也是暂时之事。只要玄功运行透过十二重关，不但还原，比起往日道力灵性还要增长许多。适才见他坎离之气业已出窍往复，分明十二重关业已透过，怎便到了这种难忍难耐的样儿？”越看越觉有异，心中大是不解。  
" K  L7 Z\* V, G$ i' I) Y0 m  
看到后来，那玉晨奴不但面容愈加愁苦，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竟连全身都抖战起来。自己没有经过这类事，虽知不是佳兆，无奈想不出相助之法。再一转眼工夫，适才所见那般灵根灵骨的一个英俊少年，竟是玉面无光，颜色灰败，浑身战栗，宛如待死之囚一般。飞龙平素对他本多关注，自从解体变形以后，更由赞美之中种了爱根。目睹他遭受这种惨痛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一时情不自禁，便向他榻前走去。 ( B  q+ S' Z) W1 q! C' t  
  
这时玉晨奴原正在功将告成之际，却不知是何人潜开法坛，将阴魔放了进来。还算他平日修炼功深，当那真元将固，方要起身与飞龙拜谢之际，猛觉阴风侵体，知道外魔已来，情势不妙。连忙运用玄功屏心内视，拼着受尽诸般魔难，挨过七日。那怕误了自己，也不误人，恩将仇报，情知一切苦厄俱能勉强忍受，只为感激之念一起。这意魔之来，却难驱遣，一任他凝神反照，总是旋灭旋生。飞龙如果不去理他，虽然受尽苦难，仍可完成道基。\* J' s1 Z' d& s$ v, l  
  
偏偏飞龙不知厉害，见他万分可怜，走了过去，想起自己身旁还带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灵丹，准备玉晨奴还原时给他。这时他正受苦，岂非正合其用？以为此举有益无害，便对玉晨奴道：“你是怎么了？我给你备了几粒灵丹，你服了它吧。”  
( ~+ y, j2 y. I5 I) n  
可怜玉晨奴正在挨苦忍受，一闻此言，不由吓了个胆落魂飞，知道大难将至。虽然身已脱骨换胎，十二重关已透，不致全功尽弃，变成凡体；但是这些年的心血、盼想，稍一把持不住，势必败于垂成。在这魔头侵扰紧要关头，又万不能出声禁止。万般无奈中，还想潜运真灵，克制自己，以待大难之来，希望能够避过。正在危急吃紧之际，猛觉飞龙一双软绵绵香馥馥的嫩手挨向口边，接着塞进一粒丹药。当下神思一荡，立时心旌摇摇，顿涉遐想。刚暗道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想要勉强克制时，已是不及。真气一散，自己多少年所炼的两粒内丹，已随口张处喷出一粒。同时元神一迷糊，便已走下榻来。  
  
那飞龙好心好意拿了一粒丹药走向榻前，刚刚塞入玉晨奴口内，见他鼻孔中两条白气突然收去，口一张，喷出一口五色淡烟，飞龙猝不及防，被他喷了个满头满脸。  
( D: l) T$ ~5 V7 V  
原来那玉晨奴虽和人长得一样，原身乃是兽人一类，其性最淫。那五色淡烟便是那粒内丹所化，无论仙凡遇上，便将本性迷去。飞龙哪里禁受得住，当时觉着一股子异香透脑，心中一荡，春意横生，懒洋洋不能自主，竟向玉晨奴身上扑去。  
  
神思迷惘中，只觉身子被玉晨奴抱住，软玉温香，相偎相搂，一缕热气自足底荡漾而上，顷刻布满了全身。越发懒得厉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神气，血脉偾张，浑身微痒，无可抓挠。正要入港，又觉玉晨奴用力要将自己推下床去，暗忖：“这厮怎这般薄情寡义？”不由满腹幽怨，由爱生恨，张开樱口，竟向玉晨奴肩上就咬。星眼微睁处，看见玉晨奴那肩头竟似削玉凝脂，琼酥搓就的一般。心刚一动，樱口业已贴向玉肌，莹滑香柔，着齿欲噤，哪里还忍再咬下去，只用齿尖微微啃了一下。 爱到极处，如发了狂一般，一双玉臂更将玉晨奴搂了一个结实。那玉晨奴灵元还有一点未昧，正在欲迎欲拒，如醉如醒之时，哪禁得起她这么一番挑逗，口里微呻了一声，长臂一伸，也照样将她搂了一个满怀。二人同时道心大乱，双双跌倒在珊瑚榻上，任性颠狂起来。一个天生异质，一个资禀纯粹，各得奇趣，只觉美妙难言，什么利害念头，全都忘了个干干净净。) e) T6 B5 o. r4 l  
7 b, b( Y  N4 n6 }$ W( U9 |  
正是：罗衫乍褪，露出雪白酥胸；云鬓半偏，斜溜娇波俏眼。唇含豆蔻，时飘韩椽之香；带绾丁香，宜解陈王之珮。柳眉颦，柳腰摆，禁不起雨骤云驰；花心动，花蕊开，按不住蜂狂蝶浪。粉臂横施，嫩松松抱着半湾雪藕；花香暗窃，娇滴滴轻移三寸金莲。欢情浓畅处，自不知梦境襄王；乐意到深时，胜过了阳台神女。恰如幻梦如真，情痴似梦。  
  
直绸缪到第六日子夜，魔头才去。二人也如醍醐灌顶，大梦初觉， 同时清醒过来，已是柳憔花悴，云霞满身。